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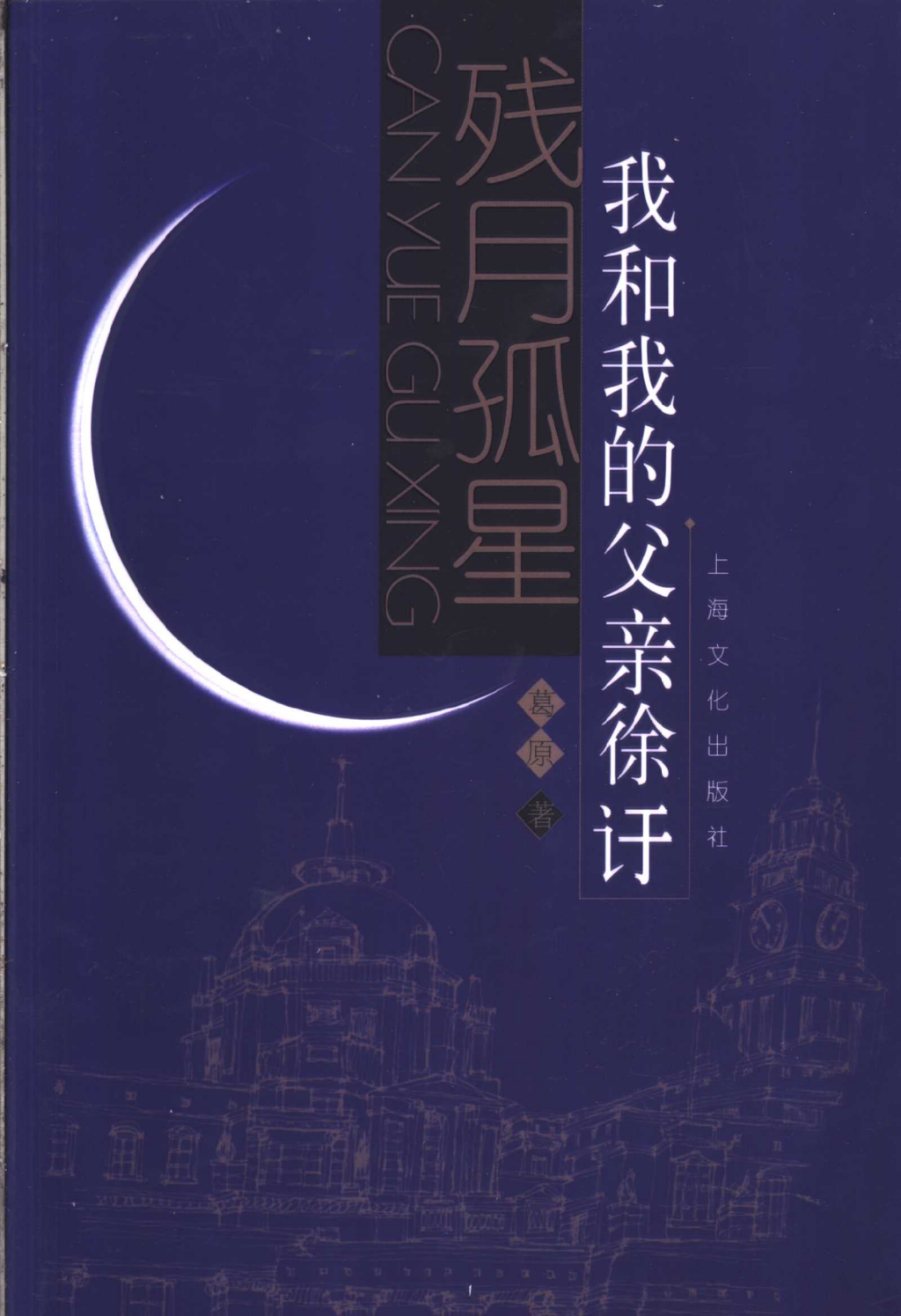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我的父亲徐讷

残月孤星

CANYUE GUXING

葛原

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我和我的父亲徐讦

残月孤星
CAN YUE GU XING

葛原

◆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残月孤星:我和我的父亲徐诤/葛原 著. - 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
2003.12

ISBN 7-80646-562-6

I.残… II.葛… III.徐诤-生平事迹 IV.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5235 号

责任编辑:林爱莲

封面设计:方蔚楠

残月孤星——我和我的父亲徐诤

葛原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 插页 10 字数 183,000

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,100 册

ISBN 7-80646-562-6/I·431

定价:22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4780222



◀ 我的家曾经住在霞飞路（现在的淮海中路）上的光明公寓。我就降生在二楼左边的那间屋子里。接我出生的是我父亲的远房表妹。她是翻译家草婴的胞姐。一位妇产科、小儿科医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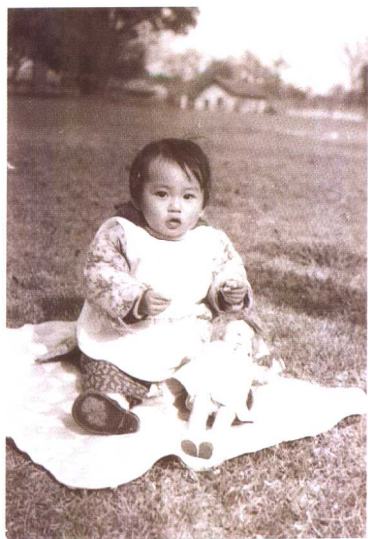
◀ 这是家中仅存的一张我父母的合影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算是我和父母的合影，因为当时我正在母腹之中，和我们家许许多多父亲的相片一样，它也没有逃过被抄的厄运。只是不知怎的，母亲居然在劫后的垃圾堆里又发现了它。也许上天亦不忍心如此绝情，才阴差阳错地给我们留下了这一丁点的纪念。尽管它很小，

即使现在放大了亦不很清楚，但它却是我心中唯一的月圆时分。



▶ 我第一次被摄入镜头，是在我出生五十天的时候。那时我们住在俾信路（现在的武夷路）的花园洋房里。可那决不是个令人喜悦的时刻，而是让人难分难舍、让人担心忧虑的日子。因为再过两三天，我的父亲就要远走他乡了。在这特殊而严峻的时刻，父亲怀着复杂的心情，摄下了一组相片，作为永久的纪念。

然而我那时实在太小，小得甚至还不会有意识地喜怒哀乐，当然不可能了解父母此时此刻沉重的惜别之情，更不可能预感到父亲这个形象从此就将在我的眼睛里消失；我将只能在镜头里的两个女人：我的外婆（一个在三十岁上下丈夫去了另一个世界的女人）、我的母亲（一个在三十岁上下丈夫去了另一个社会的女人）身边度过我的童年、少年，进入我的青年时代。



◀ 我一周岁时，家已搬到了圣约翰大学的宿舍。我们的住房正对着苏州河，离上海火车站也相当近。在家中可以听到轮船和火车的汽笛声。当我长到能站到凳子上，踮起脚刚够得着窗户时，我常常扒在窗口瞭望远处的船只，听火车的轰鸣。我幼稚地认为父亲就是坐着这轰鸣的火车远行的，他也会坐着它重新回家。于是我就翘首盼望着他归来的这一天。

我的这张相片是在那里的草地上拍摄的。母亲把它寄给了远方的父亲。二十九年后的我去香港时，异母的哥哥在同我为数不多的谈话中，曾经提及，他在父亲那里见到过我的这张相片，想来父亲曾将它一直保存着。

▶ 1953年，我的家刚搬到现在的住处。这是父亲的堂姑（即章要的母亲）转租给我们的。

我依稀记得那是个夏日的午后，祖母她们来了。母亲好不容易把我从梦中唤醒。于是我睡眼惺忪地被大人们带去，和祖母、异母的姐姐照了这张相片。

相片中的姐姐已经是个大姑娘了，而我还只是个不懂世事的小丫头。可惜，考虑到肖像权，我还是不得不删去她在照片中的形象。



▶ 1988年，我父亲的朋友陆晶清女士（出版家王礼锡的夫人，抗战期间曾任《扫荡报》副刊主编，1943年父亲的长篇小说《风萧萧》在重庆问世，即连载于此）因病住在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，我和母亲前去探望时，摄下了这张相片。





◀ 文革当中，母亲为了保护当年鲁迅先生送给我父亲的墨宝，将它们捐赠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。

1996年5月24日。该馆在文物捐赠仪式上给我们补发了收藏证。

这是周海婴先生在观看我们收藏证上他父亲手迹的影印件时的情形。

(秦海琦摄)



▲ 这是母亲和二姑母的合影。为了照这张像，二姑母特地替母亲梳了个同她一样的发式。据说，这种发式在当时算是流行的呢。



▲两张相片，一张是1950年末至1951年初母亲在香港期间摄的。另一张是1980年我去香港前照的。相片中的我们年龄几乎相同。我们所遭遇的不幸也几乎相同。仿佛是命运之神在冥冥之中作了精确的安排，让我们都在这个同样的年龄去同一座城市与同一个男人（她的丈夫，我的父亲）作最后的诀别。这难道是巧合吗？巧得如此令人难以置信，巧得让我们实在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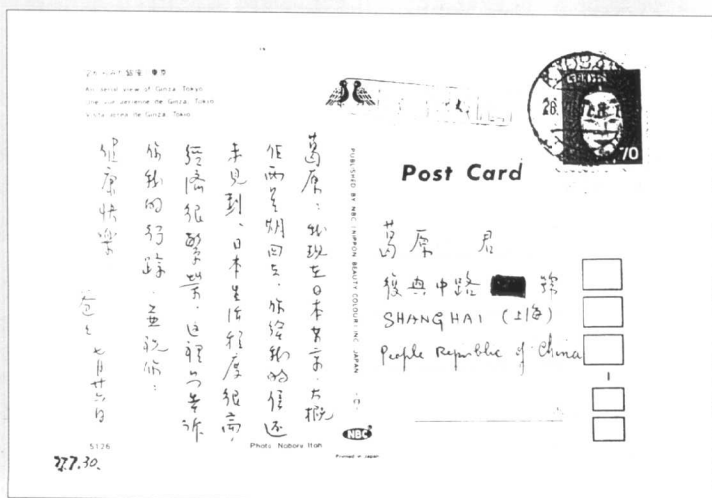


►1976年，父亲和我开始通信后，给我寄来过他的几张相片。虽然这时的父亲早已没有了年轻时的神采，但似乎身体还硬朗，精神还矍铄。怎么也不会料到刚刚出现在我生活中的他，竟然又迅速地从我生活中消失了。

父亲：太太王若愚告诉你的消息，非常正确。我
 想，我离开祖国已经二十二年了。现在你已三
 十七岁，而我也已经老了。这二十二年，我虽然
 常想念念你，但人，特别是你祖母同
 三位姨妈。还有你姊姊，现在在哪里，
 你也有消息吗？
 我现在巴黎，那里巴黎是世界上最清静
 来的。大概三四月我就要回香港，你接到
 这信，请你写信给我好吗？
 Prof. T. HSU
 90 rue Jean Jaurès
 92300 Levallois Perret.
 France
 三位姨妈你常见面吗？是不是都在
 上海，她们的孩子们也大了，如果你知
 道他们的情况，请你写信告诉我，年纪大
 了，总希望有新来的人。还有你姊姊，
 现在情况如何？身体好吗？
 你舅舅明理，字一，同你姊姊，王型
 的也好。女家不多，希望很快与你
 信回信，祝
 你，你姊姊，
 父 三月十日

▲这是父亲1976年3月给我的第一封信，二十多年的隔绝，竟使他连我的名字都写错了。

▼1977年父亲在日本时寄我的明信片。



人生的事是这般难以预料，当我告别父亲的遗体回到故乡时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还会有再踏上香港这块土地的一天。然而，就在这本书出版之前，蒙父亲的读者——凌友诗小姐的盛情邀请，我和母亲在癸未年正月（2003年2月）又一次来到这里。

◀月华街16号2楼A座就是父亲在香港的家，也是我申请探亲时填写的家。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我来到香港四处被逐，颠沛流离，却不能进这个家，父亲的病，使他失去了主宰自己意愿的能力。他许诺，等自己病好了同我一起回这个家。然而父亲再没能回家，我也最终没能踏进家门。

当年临来香港前，曾有朋友送我一座仿唐三彩骏马，让我摆放在家中的客厅或书房里。他们怎会想到，我竟连家是什么样都没有见到。直至今日，我仍旧不知道这二楼哪几扇窗是属于家的。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在楼外徘徊、凭吊……“家”对我始终只是一个梦。



◀这是重建后的律敦治医院。它的前身，是律敦治肺病疗养院。在那里父亲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，在那里父亲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；在那里父亲遽然去世。在我心中，父亲是和那里紧紧相连的，因为那里是我记忆里唯一和他在一起共同度过的地方。

▶这是金巴利道，这里不是我的家，不是我亲戚或者朋友的家，甚至不是我相识的熟人的家。这里是一个同我不过萍水相逢的同路人的家，而且后来也已不是她的家了。可我却在这里度过了到达香港后最初的几个晚上。我被驱逐出来之后，就是在这条街上彻夜徘徊……



►这是白兰轩道，在地图上它只是极短的一条小路。这站车处原是一幢大楼，那里是我在香港第一个借宿的地方。正是在那间小屋我度过了在香港唯一一个中秋之夜，因为付不出房租，我很快被赶了出来，又是无处投宿，彻夜未眠……



▲这是缅甸台，我穷途之中投宿的第三个地方。是在这里我接到了父亲的噩耗。因为我不能违心答应房东的要求，再次被辱被逐。我知道，我没有理由继续住在他们家中，也同样没有理由因此而责备他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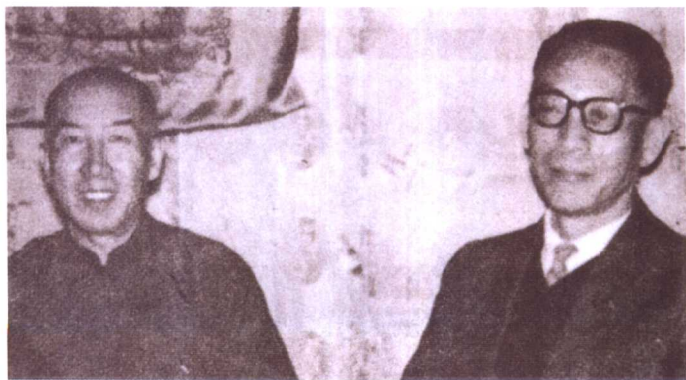
►2003年2月在香港大学中文系见到的海报——徐诤文学奖。这是以我父亲的姓名命名的，用于鼓励系内本科生文学创作的年度奖学金。





◀ 六十年代的徐诤

▼ 徐诤和姚克在香港





► 中年留影

▼ 徐诤与林语堂





▲ 徐许与香港英文笔会秘书布海歌(德国)

▼ 徐许与艾青在 1980 年 6 月中国抗战文学研讨会上



父 亲 部 分 著 作

（左起）《江湖行》《爐火》





▼ 根据徐于小说《鬼恋》改编的电影
《人约黄昏》海报。陈逸飞执导，梁家辉主演。



▼1984年聂华苓先生在
沪期间回信约我同她见面



锦江飯店
JING JIANG HOTEL

葛一康女士：

来信很高兴。我也很想见面。

请打电话决定时间：

534242
88
419

上午九时左右打电话，如有事在此

聂华苓

二月廿一日